

2020年厄瓜多尔纪行之科隆群岛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厄瓜多尔纪行之基多”见4月3日第B2版）

清晨前往机场，准备飞往加拉帕戈斯岛（Islas Galapagos），司机怕我们行李多，特意叫上他的儿子开两辆车送我们去机场，真叫人感动。飞机准时，午饭前便抵达圣克里斯托伯（San Cristobal），入住小镇上的落日旅馆。这个岛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首府，街面上宁静安详。旅馆房间面朝大海，是个亲近自然让人放松的好地方。

加拉帕戈斯群岛，又称科隆群岛，位于南美大陆以西1000公里的太平洋面上。群岛处于三大洋流的交汇处，是海洋生物的“大熔炉”。持续的地震和火山活动及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促使群岛内进化出许多奇异的动物物种，“有生物进化博物馆”之称。由于达尔文的关系，这个群岛也被称为“达尔文群岛”。

1835年，达尔文就是在圣克里斯托伯岛登陆，并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了五个星期后，产生灵感，才逐渐形成了进化论的思想。尽管这个炎热、尘土飞扬的火山岛对达尔文来说如同地狱，但他发现了这里的动植物为适应自然环境而产生的变化。这个物竞天择的现象给了他重大启发，为他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促使他最终提出进化论学说，影响至今。

现在，加拉帕戈斯被生物学家和生物科学爱好者视为朝圣之地。听说我们来这个群岛，大学期间主修生物的女儿羡慕不已，盼望着以后有机会也能来此一游。鉴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特殊的自然环境，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正在办理旅馆入住手续时，就见一只海狮冲着我们叫并挥手致意，走过去一看，岸边的海狮海狗比街上的游人绝对不少。人行道上的大蜥蜴，座椅上的海狮，近在咫尺的海鸟，如入无人之境，往来的行人对这些动物也视若无睹。人与动物，相处合谐，互相尊重，正是加拉帕戈斯的独特之处。

午饭后，我们前往岛上的加拉帕戈斯历史文化博物馆（The Interpretation Center）参观，距离旅馆不远处，便见到了达尔文及其乘坐的“小猎犬”号帆船的雕塑。尽管这座塑像显得有些粗糙，人们仍然纷纷拍照留念，毕竟，达尔文的名声还是尽人皆知的。

来圣克里斯托伯岛的第二天，我们参加了一次潜水活动。

潜水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旅游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里不但气候宜人，而且野生动物多，海底世界五彩缤纷。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潜水地点皮靴岩（Kicker Rock）本身就是绝佳景观。皮靴岩是圣克里斯托伯岛边的一块礁岩，远看像皮靴，近看似睡狮，靴帮处，一道裂缝，笔直若刀劈，非鬼斧神工不可得。

船行半小时的光景，来到皮靴岩脚下，真正体会了一次潜水的乐趣。导游带着我们在一线天似的岩石缝隙中欣赏潮起潮落，大自然的奇妙，难以言说。皮靴岩周边水域，深不可测。这里应该是个峡谷，海水至清而鱼多，且五颜六色，置身其中，尽情体验鱼之乐也！忽

然，手触一物，以为同伴身体，浮出水面，表示歉意，竟是海狮一头。这里的海狮，好像比较厚道，虽然碰了它一下，它并不生气，还与我同游了一会儿，然后扬长而去。

游览加拉帕戈斯群岛，即可选择乘坐游船，也可选择跳岛。跳岛比较自由，可以自选去哪个岛，逗留多长时间。我们采用了跳岛模式，在圣克里斯托伯岛玩了两天后，乘轮渡前往圣克鲁兹岛（Santa Cruz），然后从那里再去伊莎贝拉岛。

圣克鲁兹岛是加拉帕戈斯外来游人最为集中的地方。码头上的热闹程度远非圣克里斯托伯可比。入住旅馆后，听取了旅馆老板的建议，我们率先参观了岛上的达尔文研究中心（Charles Darwin Research Station）。

这个研究中心规模不大，属于一个致力于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态系统的非赢利国际性组织。研究中心像个小型植物园，许多超过百年树龄的仙人掌树星罗棋布于园林之中，令人称羡。一些人工繁殖的小陆龟和受到特殊保护的陆龟及其他动物也生活在这里。

当然，这个研究中心之所以举世闻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孤独的乔治（Lonesome George）。谁是孤独的乔治？不是人，是个象龟。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在西班牙语中就是“龟”的意思。当年这个群岛上曾经生活着数量可观的巨龟，是名符其实的龟岛。

由于地理原因，这里的巨龟几乎没有天敌，懒惰使它们的体型逐渐变得比大陆上的乌龟祖先更大，缓慢的新陈代谢使它们能够依靠岛上贫瘠的食物资源生存。当年达尔文来这里的时候，象龟的数量大约有二十五万只左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只剩下一万五千只。象龟数量锐减的原因是十八至十九世纪时，它们遇到了可怕的天敌，那就是光顾这里的捕鲸者和海盗。象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可以存活6个月到3年之久。在那个没有冷冻设备的年代，捕鲸者和海盗们捕获了很多象龟放在船上作为他们的食物，现吃现杀，既不用担心储存问题，而且相当美味。

孤独的乔治于1971年在平塔岛（Pinta Island）上被美国动物学家约瑟夫·瓦格沃尔吉（Joseph Vagvolgyi）发现。当时，岛上的平塔岛龟仅剩一只。为了保护这个亚种群，孤独的乔治于次年安置到了达尔文研究中心，与两只其他亚种的雌龟一同饲养以繁殖后代。然而，直到乔治去世，繁殖后代的任务也没完成。

孤独的乔治2012年去世后，它的遗体被制成标本供人参观。虽然岛上骄阳似火，走进乔治纪念馆瞻仰它的遗容时，我仍为人类当年残酷屠杀陆龟的所作所为感到心寒。

下午游览龟园，看到许多巨龟在园中受到很好的保护，真为它们感到庆幸。

如果说参观达尔文研究中心多少有点儿朝圣的味道，那么，北西摩岛（North Seymour Island）一日游则是一次开心之旅。早晨乘车前往圣克鲁兹岛的另一小码

头，登船前往该岛。

一路上，导游给我们介绍岛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特征。他英文流利，条理清晰，知识渊博，待人热情。为什么岛上的树不长树叶？为什么岛上的仙人掌惨遭灭顶之灾？为什么岛上的花颜色都是黄的？这些自然现象，经他一讲，让人茅塞顿开。他对岛上的动植物如数家珍。跟着他在岛上转悠，既长知识，也不觉得累，尽管当天烈日炎炎。

我们登陆的小艇刚刚抵达小岛，就有一大群军舰鸟前来欢迎。据导游讲，北西摩岛是军舰鸟和蓝脚鲣鸟的栖息地。这个小小的无人岛上还有八千多只陆鬣蜥，正因为它们的人侵，导致了岛上的仙人掌大量死亡。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准备从岛上每年移走两千只陆鬣蜥，五年以后，这个仙人掌的克星将从岛上彻底消失。看来，人类小规模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还是巨大的。

伊莎贝拉（Isabela Island）岛是我们跳岛游的最后一个岛。与上次轮渡不同，这天的海面无风三尺浪，船又较小，极为颠簸。启航不久，便有人晕船。航行两个小时后，终于登上伊莎贝拉岛。

伊莎贝拉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最大的岛，面积4600多平方公里。与圣克鲁兹岛相比，伊莎贝拉岛显得更原生态，甚至有些荒凉，

我们入住的海滩度假屋离港口不远，面朝大海，涛声不断。办好入住手续，上街寻找餐馆，仿佛走进一个村庄。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酷热难耐，忽见一位大叔，路边叫卖椰子，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购之，人手一枚，清凉解渴。这位大叔是个话唠，而且会说英语，一边给我们收拾椰子，一边唠叨着当年来到这个岛上的故事。

由于上午航行颠簸，午餐后来不及下海游泳便在涛声中进入梦乡，醒来烈日已被云遮去，微风送爽。想关心一下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如何，无奈网速极慢，只好做罢。处于无网状态的一个好处是，人们有更多时间亲近自然。于是，我们走进不远处的泻湖火烈鸟保护区闲逛。

保护区内火烈鸟不多，但其布局很有特色，步道在茂密的丛林中延伸，把我们带向林深更深处，以至半途之中，竟生原路返回之念。经一对在园内散步的夫妇指点迷津，才顺利回返。

伊莎贝拉岛以火山闻名。这里有六座火山，其中的五座是活火山。位于岛南中心地带的Sierra Negra曾于2018年7月爆发，导致当地居民大批疏散。为了一睹火山真容，我们参加了火山一日游，一早便乘车来到火山公园。没想到，天不作美，路上便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整个园区笼罩在雨雾之中。既然来了，无论如何也得近距离看看火山口不是？于是，沿着火山口边缘的小道，奋勇前行。这时才想起，此时正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雨季。

（下接第B2版 →）